

歐戰側影

賈開基編譯

文摘出版社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初版

歐戰側影（第二集）

每冊定價二元五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譯者 賈 閱 基

出版者 文 摘 出 版 社

印刷者 三 戶 印 刷 廠

發行者

重慶桂林金華香港
文 摘 出 版 社
重慶川鹽三里十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目次

當歐戰開始的時候	一
怵目驚心話歐洲	二一
希特勒的流星戰爭	三一
第三帝國的軍事機構	四三
宰割波蘭的劍子手	五五
在戰場上的納粹軍	六一
羅耶俄克的擊沉	七七
間諜進攻美國	八五
啤酒店希特勒刺謀	九九

法國西的淪陷.....	一〇七
新聞後面的新聞.....	一二五——一七七
一九四〇年的休戰.....	一二五
敦爾和平下的巴黎.....	一二九
達爾朗和維琪法國.....	一三一
拉伐爾的被捕.....	一三三
歐戰的第六個奇蹟.....	一三五
希特勒的小希特勒.....	一四〇
外國漢奸.....	一四二
秘密工作戰鬥員.....	一四五
間諜的效率.....	一四七
納粹的軍人記者.....	一四九
戈貝爾的傑作.....	一五〇

800's Goatsup Go system.....一五三

送命與發財.....一五六

走私的妙計.....一五九

砲轟倫敦！.....一六一

七千餘噸炸彈.....一六三

神祕莫測.....一六四

黃荳子彈.....一六五

英共黨總書記的去職.....一六五

弗里區將軍死之謎.....一六八

蒂森的出亡.....一六九

巴勒士坦的悲劇.....一七一

新奴隸貿易.....一七二

幹寫意事體的賭博.....一七三

傳繼啓事

一七四

納粹先生的計聞

一七六

「人民生而幽痛」

一七七

當歐戰開始的時候

帝國總理府的黑暗之夜

希特勒新近在柏林蓋了一所大建築，這是希特勒建造來表揚大德意志的偉大的，這是這個油漆匠夢想中的帝國總理府。它約有四分之一哩寬，有大理石的臥室，巨大的廳堂，和一間巨大的書房。在這間巨大的書房內，他可使自己感覺他是和他的命運之神單獨在一起。

從八月廿四號起，在歐洲近代史上這七天最緊張的日子中，希特勒沒有一刻離開過這地方。

這個一貫足以定天下治亂的人，他歡喜孤獨。他睡得很少，吃得很少，說話也很少。每天

早上，他在七點鐘便急忙地爬起來，披上他的棕色綢緞制服，便開始吃他的早點，一點水果，一點烤得焦黃的麵包，和一杯牛奶。除了廿分鐘的時間吃午飯，吃一點蔬菜，一點麵包和牛油，和一點他特製的祇含有百分之一的酒精的啤酒外，他終日都在無休止地打著算盤。在早上和午後，他在總理府的花園內作半小時的散步。通常是由戈林，赫斯，或里本特羅甫作着伴。在深夜時，他和他最親近的幕僚談話，到早上四五點鐘才睡。若遇須有所決定時，他便離開所有的人去單獨構思。

到八月卅一號的那天，希特勒的神經變得更緊張了。當他把他對波蘭問題的要求交給英國大使漢德森爵士後，他再不能忍受任何一個人留在他面前。一點鐘一點鐘地過去了，沒有一個人能够看到他。大家所能知道的，就是他的忍耐已經一點一滴都喪失完了。他要求一切必須快，快……但澤必須馬上回歸帝國。希特勒不能再等待了。

卅一號的夜晚，這個神秘的怪人，獨坐在那間巨大的書房內，一張巨大的俾斯麥的畫像從對面壁上俯視着他。他的武將們都在外面等待着。這時候這個怪人準備着作什麼，與戈林，勃斯都不知道。

柏林都入睡了，一切是肅靜的。總理府門前站著兩個嚴厲的衛兵。夜，緩緩的過去了；牛奶車開始在街上軋軋地響了。這個巨大書房的高大的法國式的窗戶，開始從花園中透進清秋的微風。突然地，希特勒從椅上跳了起來，提起檯上的筆……九月一號早上五點十一分，德國發動了戰爭的取輪。

天曉後，希特勒穿戴起急忙地踏進第三帝國的議會。他穿的是特為這個日子準備着的新制服。它是淡灰色，比軍隊的制服顏色淺些，飾着金黃的鈕扣，和納粹的標記，以及希特勒在上次大戰得的鐵十字勳章。在德國另外再找不到一件像這樣的制服，同時在德國另外也再沒有二個人，甚至德皇也沒有像那天希特勒那樣演講過。這是一個人，當他心煎如焚，私慾如狂，決定孤注一擲時爆發出來的話。在這篇短短的演講中，希特勒連說七十八個我，我……

……在今天，即是從現刻起，我，我自己什麼都不是了，我祇是德意志帝國的軍人；正像上次大戰我為帝國作戰一樣，所以現在我必須要戰爭。直到我們完全勝利後，我不脫去我這件帝國軍人的制服……不過，設若我有不幸，德國人民必須知道我已經指定戈林上將作我的繼承人……

我還有別的工作要做

什麼一種精神力促使希特勒戰爭，沒有人能確定，不過人們還記得不久前希特勒相信了星占學，而所有星占學家都認為九月一日是希特勒生死關頭的日子。據說他與漢德森和法國大使古朗德的談話，甚至提出了一些更奇怪的理由，他說他必須在兩年內完成他在歐洲的使命，因為「我還有別的工作要做。」據說他曾向漢德森這樣說過：我一生會願望成功一個大的油畫家，我對政治已不感興趣，待我完成了我對德國安排的一切，我要立刻從事我的畫業。我感覺，出於我的靈魂的召喚，我要成功為我們這時代的最偉大的畫家之一，並且將來的歷史家都要記憶到我。這是爲了我的藝術，而不是爲了我爲德國所作的一切。

當希特勒還是青年的時候，他頗進到維也納藝術學院，但因為他的寫生「不及格」而被拒絕了。爲了這，所以他痛恨猶太人。在他的國會演講後兩天，希特勒對德國人民發出一個宣言，說：「就是那個猶太財閥的和民主的上流社會，它怨恨我們新的帝國。」

那天晚上，自希特勒作伍長以來歐洲最黑暗的一天晚上，希特勒坐進一部黑色的汽車，把

所有燈門都滅上，急馳過柏林暗黑的街道，馳向東戰場。

在德國建軍波蘭前三十六小時，希特勒把全國都組織在戰爭下。他指定了六個人組成一個「第三帝國內閣國防會議」，授以內政大權，甚至無須元首的簽署即可頒布法令。其人員爲：

(一) 戈林上將，納粹的第二個要角，德國四年計劃的獨裁者，國會議長。(二) 赫斯，納粹的第三個要角，黨的國會領袖，反猶的幹部，一九二三年希特勒在慕尼黑啤酒酒店暴動時的同僚。

(三) 弗里克，內政部長，納粹上層老黨魁(六十二歲)，一九二三年希特勒在慕尼黑暴動時，他正是慕尼黑政治警察的頭目，但他參加了希特勒的行動，因此受到十六個月監禁。一九三〇年弗里克作修隣吉亞的內政部長時，曾派希特勒爲其部下的警察長官，由此才使得希特勒成爲德國的公民(按希特勒原籍奧國)。

(四) 芬克，經濟部長，不久前才繼沙赫特爲帝國銀行的總裁，他的麻煩事是要使德國的經濟適合它戰時的需要。

(五) 卡德爾，德軍最高統帥。在技術上他的官階甚至比戈林還高。卡德爾現年五十六歲，並不像一般狂暴的納粹黨徒，十九歲時便投身行伍，大戰時爲砲兵隊長和參謀本部官員。一九三八年希特勒肅軍後，卡德爾成爲德軍的新領袖。

(六) 拉穆斯博士，希特勒的侍從政務祕書，總理府的主官，納粹黨不露名的

大享，典型的普魯士的舊官僚，常常帶着一根阿爾伯特親王式的表鏈比他穿衛隊制服的時候還多。直到一九三二年他還是民族主義者，但在那年和胡根堡鬧翻後，拉穆斯便把他的勢力投到希特勒的手下。一九三三年希特勒當政後，便以總理府的副祕書長的職位報酬他。他寫了許多關於法律問題的書籍。一九三四年興登堡逝世後，拉穆斯製造出法律上的意見使希特勒成為德意志的終身的獨裁者。

X

X

X

X

在這時，流居在荷蘭都爾城的前德皇威廉第二，仍然過著他廿一年來的生活，每天寫一點回憶錄，在花園裏散一散步，砍伐一點樹木。一九一四年的日子已經過得很遠了。自從在一九一八年的一個早上他被德國人民趕出德國後，他一直都度這種平靜的年歲。人民不復再怨恨他，人民也不復再想看見他被絞殺，而從此在歐陸上也不再有了砲火的喧嘩。

但是有一天他從無線電中聽到他的祖國已經向波蘭進軍，英法已經對德宣戰，這個八十歲的老人從他暮年的酣睡中驚醒了。他把他的妻子召到他的這個最摩登的居處來，並領著衆人所罕見。過後他走上樓去，跪在他十八年前死去的第一個妻子的床前，一個人又新睡著。這樣他好

像生命上得到一種新的解脫。然後下得樓來進到他的大廳堂內去，在面前鋪開一張波蘭的地圖，他好像又置身在西戰場上，開始湧着一九三九年的戰線播着小的色針。

我真感激不盡呵

英皇喬治第六那時正在蘇格蘭，時局緊張後疾忙趕回出席樞密院會議，據說英皇連帽子都忘記戴了。英皇成爲英國的單獨裁者，長住在白金漢宮。

九月二號午後下議院開會討論十六件緊急法令，包括發戰債二萬萬五千萬元，擴大入征兵的年齡從十八歲到四十一歲，政府有權統制對敵貿易等等。

議院四周堆滿沙袋，窗上掛着深綠的帷幕，充滿着戰爭的氛圍。首相張伯倫，穿着黑色的大禮服，戴着雪白的硬領，仍然是嚴肅的。

「今晚我不想多說話。」他這樣開頭。他說了約兩千個字。他的聲調低沉，但當他讀到英國的最後通牒時，他突然提高嗓子，忿怒地拍着檯子，他說：「只要德國人民一天讓國社政府

統治着，我們不能和德國人民有任何的談判。」（還要附帶記一點：英國文豪蕭伯納近在一支中說：「余不知英國繼續作戰目的何在，張伯倫會謂非到德國國社主義打倒時不止，然則亦將代以英國之憲法乎？在此種憲法下，工人在十天中亦僅有一日可得工作。」）

不過在那天張伯倫並沒有說出議員們聚會神所要聽到的話——即英國已經宣戰。在離開議會前，張伯倫會對素常批評他反對他有時又是他的敵人的W·邱吉爾說：「要是你現在能幫助我，我真感激不盡呵。」

勞工黨的格林伍德跳了起來。他說，侵略的行爲已經在三十八小時前發生了，英國爲什麼還猶疑着？自由黨的辛克萊爵士也催促英國應該立即行動。一位記者寫道：「已經到了最後一點鐘的五十九分之五十九秒了。」

天開始下着雨了。閣員們便急忙離開議會；到唐甯街去舉行中夜的會議。

九月三號，星期的早晨，天氣晴朗，當教堂的鐘聲停息後，無線電播送出張伯倫的演講：「現在我從唐甯街十號的首相官邸和你們說話……他的聲調優而堅定，「……最後，我們國家是和德國作戰了。」

是日英閣改組，邱吉爾入閣任海相，前外相艾登亦入閣任殖民大臣。

最後的一個苦果

六十三歲的老翁泰狄歐，是法國簽訂凡爾賽條約最後存在的一人了，最近在門登患着重病。當死神叩着他的門時，「爾賽條約」的最後一個苦果，從它歷史的樹上落到法國的土地上了。

要是他的孱弱的心還能構思，那麼病中的泰狄歐定要為法國祝禱，因為面對着復仇者的法國已經不在勃倫式的空論的民主主義者領導下了。現在統領法國的人乃是嚴肅實際的達拉第。「軍人總理」，現在法國人都這樣稱呼達拉第。自從「九月危機」後，達拉第便在那裏忙着鑄造一個環繞納粹領土的阻止希特勒的圈鏈。

當達拉第知道希特勒要到波蘭去時，他的對答就是行動。在他以國防部長的資格和英國陸軍大臣貝克雷斯談後，便立即召回在鄉間休假的外交部長龐萊，又一次和他的將軍們秘密接談。他叫龐萊去討英法國的盟邦，使它們知道這時法國的認真態度。對他的將軍們，他叫他們

把軍隊開到馬奇諾防綫去。

達拉第借著議會在去年十一月給他的全權，埋頭部署一切，到最後他從無線電中向法國人民，也是向希特勒開口了。他的聲調陰沉，單純，明確。

「法國人民，你們願望着仍然自由的生活着，是的，我們需要著和平，但是我們不能夠接受暴力，我們不能夠向暴力低頭……」

「法國的男女同胞，我們須要再告訴你們的責任……」

洋傘不再起作用

英國於九月三日午前十一時，法國於後六小時，同向德國宣戰。

九月三日西線並未開砲聲，據說雙方的軍隊在河的兩邊洗着澡，彼此都能清楚地看見。德軍方面打着配號向對方說：「你不打我們，我們便不打你。」

不過在中夜後，荷蘭方面便清楚地聽見飛機的聲音，沿着海岸向東南飛去。第二天傳出消

恩說，這批飛機曾在德國擲下了六百萬張德文的傳單，勸告德國人民說：

「戰爭是不必要的。」

「德國並未受威脅……」

「羅斯福總統曾答應你們光榮的和平及未來物質的福利。但是，你們政府却把你們拿去集體謀殺。因為你們缺乏食物，在這個戰爭中你們是絕不能勝利的。不是我們，而是他們欺騙了你們……」

「你們到了完全破產的狀態了。我們有無限的人力物力。你們德國人民在現在和永遠都有和平生活的權利。我們也願望和平，而且願意和任何一個有信實愛和平的德國政府去索取它。」

在後來另一次的傳單上：「你們進入這次的戰爭完全和文明人的國家孤立了，而你們除了共產主義的俄國也得不到任何人的援助……你們必須記住大英帝國絕不讓步的。我們的神經比你們的堅強，我們的軍糧比你們充足，我們絕不退讓。」

戈林對這些傳單憤怒了，他說：「想想看，這些可笑的傳單能有什麼效力嗎？張伯倫或許